



交往的人中有不少“毛粉”，还记得朋友读了她评《红楼梦》新版电视剧的短文拍着桌子大叫酷爽，也记得带过两本毛尖的随笔集去办公室读，读着读着，书就被人顺走了。虽然有些懊恼，但想想老话说的，“人失之，人得之”，失去的书在朋友圈流转，而且使交往者加深了文字缘，这文字缘还得归因于毛尖，心里也就释然了。

此次毛尖捧得华语散文奖，得奖集是她《有一只老虎在浴室》。

毛尖惯写报刊专栏，练成十足的标题党，所以给自己随笔集

我们的毛尖——再读毛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

◎ 詹丹

起名字，虽信手拈来，但大多充满张力，夺人眼球。丛林中的老虎在浴室，犹如公牛到瓷器店，稀里哗啦的结果可以想象。

集子里的随笔以影视剧评论居多，外国的，中国的，经典的，流行的，单集的，连续的，联翩而来。没有看过她所评的影视剧就看她的随笔，虽然遣词造句是那么灵动鲜活，总像是隔着浴室雾气在看一只语言之虎在张牙舞爪、腾挪跳脱，影影绰绰的，既看不真切，也有落伍落寞感。给毛尖集子写前言的董桥，说毛尖提到的中外电影，他都找影碟来看，大陆上的连续剧也是“她写一部我看一部”，但这实在是衣食无忧不为生计所迫的闲人或者老人享有的清福，我们处在市场激烈竞争机制无孔不入的社会，只能借助毛尖千把字的影评或者剧评，用几分钟的时间一窥连绵八季的《24小时》或者几十集的《黎明之前》、

《红楼梦》等等，多少有些无奈。

好在毛尖从来不是那种就影视剧谈影视剧式的自娱自乐，她语言的张力，是跟她思考接地气、有强烈的现实感相关，也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英雄梦的升腾。

《群众演员》中，她论评《黎明之前》扮演26个羁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员，说是“除了两个党员有台词，其余几个都是畏畏缩缩的群众演员，镜头扫过，这些人都不敢抬头，慌慌张张走过场了事，完全不是在国民党监狱里跟敌人斗争多年的时代精英。这种镜头现象，在任何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影视剧中，都不可能发生。就算是街上走过的人民群众，也要比现在在一个镜头的共产党更有精气神。”相形之下，招募一些表演恶棍流氓小混混的群众演员，往往能演得栩栩如生。用毛尖自己的话来归结：“真要上网上线的话，我们甚至可

以这么说，群众演员的表演水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道德美学”足以让我们为之心动。

《九年八天》，她说《24小时》的八季实时剧“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长的八天”，又说“片头片中‘滴滴滴’的读秒声是世界上最惊恐也是最美妙的声音”，但关键还在于，“我们升斗小民，因为跟着他经历了最激烈最漫长的八天，我们也从自己的生活中飞跃而出，重新有了把自己的生活放下，献身一个更伟大使命或更伟大逻辑的愿望。”

真切感受到毛尖本人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才让我觉得，不管毛尖文章的语言有多新奇、结构有多灵动、思绪有多腾挪，情感有多跳跃，但她并没有让自己的姿态或者心灵跳跃出我等小民的生活土壤，毛尖还是我们的毛尖。

（毛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海豚出版社2014年5月）

一个旅居者的天问

——读《溪畔天问》有感 ◎ 桑瑞临

客溪边的朝圣者”。安妮作为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之一，写的东西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很像；这本书没有什么情节，只是记录了安妮独自居住在听客溪边日常的自然观察与思索。看似“无聊”的作品，是作者智慧与博学的结晶。从全书第一章开始，这本书就注定不是纯净而天真的“大自然观察”了。“天地游戏”是第一章的标题；作者从胸口被猫抓出的血印子开始写起：“玫瑰？还是象征着死亡？”我们只不过是摆在了这个世界上而已。她在溪边行走，观察树，鸟，河里的生物。她也眼睁睁

地看到一只潜在水面下的巨型水鳖把一只青蛙吸到只剩下一张空皮囊。她说，自然从来不是美丽的，而是残酷。残酷不是故意的残酷；是神潜逃了，不负责任地丢下一切丑陋，是开了个过分的玩笑。但她的内心深处，仍然不灭的是一个美丽的自然界，她喜爱的自然界；她一直都容纳着这份缺陷，因为她幸运地目睹了真相。

在十五个章节里，安妮写尽了听客溪边一切动植物，在美与丑，自然与矫饰之中穿梭。她学习着真正的“看”，学习着如何抓住当下，希望解释这个自然界的真

实面目。称她为“朝圣者”真的是别有用心；除了对宗教意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这“朝圣者”并非用双脚行向圣地，而是在思索的旅程中朝圣。虽说她寸步未离听客溪，但她在某种意义上在此旅居，边走边看，边听边想。一个人的天问，实则也是自问。安妮曾自省，之所以她对于客观的自然现象如此在意以至于去思考，全归咎于她会“思考”的缘故。她说，人与神唯一的区别便是：神不像人那样拥有自我意识。是这份“自我意识”无形之中让人类拥有丰富的情感与思想，哪怕所观察之物只是“存在”罢了。有时我想，我盼望作一名如安妮般的旅居者，旅居心界。但是否能一直坚持“朝圣”，能否懂得“朝圣”本身每一步走下来的意义，就更值得深思了。

新书推荐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黄仁宇著，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集中收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文字，可谓黄仁宇先生晚年学术思考的结晶。黄先生以其独特的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观透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和良知，给人启发良多。本书搜集增补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四个共识：对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建议》、《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不再是个谜》四篇文字，其中后两篇为首次公开发表，对众多喜爱黄仁宇作品的读者朋友们来说，这不啻一份惊喜。

《悲伤与理智》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二十一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这卷文集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文集中最后一篇作品《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自己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悲伤与理智》是这部佳作的首个国内中文译本，在翻译文学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以及不可替代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欲望与利益》艾伯特·奥·赫希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艾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的理解”。在《欲望与利益》中，赫希曼回顾了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阐明了这一时期一个复杂的观念转变：长期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然而现在却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即可借以控制人类难以驾驭的破坏性的欲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全新解释。

《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潘富俊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考评大地自然生态，还原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面亲近古诗词，一面认识大千植物世界。

杜鹃声里斜阳暮

◎ 刘蔚

太宰治是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的日本战后三大作家之一。他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创作后期，即写于日本战败后的1945—1948年这三年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由竺家荣先生新译的《人格失格 斜阳》，便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中的两部（另一部是写于1947年的《维庸之妻》）。这几部作品问世后，无不引起轰动。

《人格失格》中的主人公阿叶是官员的儿子，自幼体弱多病，纤细敏感的心灵受尽了家人、用人、同学、师长、朋友的羞辱和伤害。他必须扮演“小丑”借以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和不安，与别人相处，得以生存下去。在同学堀木的唆使下，他参加了非法的马克思主义地下团体；又与女招待常子同病相怜，两人跳海殉情，常子丧命，他却得救，结果以教唆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在堀木家中结识了在杂志社工作的静子，开始与她同居。靠着给静子的杂志社画漫画，叶藏的处境得到了改善。然而，居住在女人

家“男妾”般的生活终究使他感到屈辱，所以又搬了出去。酒吧里的女招待良子纯洁无瑕，让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他与良子结婚了。然而，良子由于过于单纯而遭人奸污，使阿叶的精神崩溃。他彻底失去了理性与人格，陷入了嗑药、画春画、买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恶劣的家庭生活环境与战后萧条的社会氛围，世态炎凉，人情浇薄，造就了阿叶孤僻乖张的个性。他以纵情声色、自甘堕落的方式对抗黑暗的社会，等待他的只能是绝望的深渊。太宰治塑造的这个人物充满了人性毁灭的沉痛。不过，就刻画人物的丰满程度及文学性而言，《斜阳》可能更加出色。至少。在表现阿叶扮演“小丑”以应付险恶的世道时，除了他两次不太好笑的“穿帮”描写，对其“小丑”形象着墨更多的是抽象的心理独白，缺乏笑中含泪、泪中含笑的细节支撑，因而削弱了这个人物的个性说服力。

相比之下，《斜阳》在人物塑造、细节刻画、环境氛围的营造与



心理描写的融合上更加细腻生动，因而更富于艺术感染力。由于丈夫的去世造成家道的中落，贵族出身的母亲无

奈地跟着女儿和子从东京搬到偏僻的伊豆山村。她最终接受了这一现实，并以自己的和善乐观与高贵的气质，处处给予困境中的女儿以抚慰和支持。新居不幸遭遇火灾，和子难爱极了，母亲一句安慰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柴火本来就是用来烧的”，让女儿转忧为悦。接下去是这样的一段描写，心情好了很多的和子站在母亲背后，“隔着中式客厅的玻璃窗眺望早晨伊豆的海面，最后母亲平静的呼吸和我的呼吸完全合为一体了”。此时，环境与人物融为一体的描写闪耀出了动人的光辉。

小说中还有一段母亲为女儿织就淡牡丹色毛线衣，和子从不屑一顾到二十多年后终于领悟了母亲出色的审美能力的细节描写，也给人印象深刻。母亲从未强迫要求女儿接受这件毛衣，也没